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一至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一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一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輿衛之儀

易坤為大輿

吳澂曰為大輿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

坎為水為矯輮為弓輪其為輿也為多眚

徐幾曰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輮為弓輪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葢二十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其下弓輿輪皆矯輮之所成也

吳澂曰其於輿也為多眚者謂有險難而多阻礙也葢行於險道不若坤輿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

臣按先儒謂易取坤象稱輿本之剝上九爻葢剝

卦五陰承載上九之一陽如人之在車上坤六畫皆陰其象為虛虛則承載為多故為大輿而坎之為卦則中虛虛中而實外故有矯輮為弓輪之象是則車輿之作其所取象者大矣古人謂天為蓋地為輿聖人告顔子以四大之禮樂而於殷獨取其輅則車輿之為用豈小也哉

書顧命大輅在賔階西階也面南鄉也綴輅在阼階東階也面先輅在左塾門側堂也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蔡沈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

呂祖謙曰此非特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

覲深實鎮煃華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臣按王朝之輅不但巡行以馳於道路之間而於朝會之間亦陳列之於殿廷以盛彌文而彰備物焉

周禮巾車（車官之長）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治其出入王之五輅一曰玉路（以玉飾其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樊（馬大帶）纓（馬鞅也）十有再就（以五采罽飾之十有二匝）建太常（旗上畫日

月十有二斿旗上綴十二斿以祀用祀天地金輅金飾其末鉤當馬膺金為之樊纓九就建大旂畫交龍以賓同姓以封象輅用象齒為飾朱樊纓七就建大赤通帛之旗以朝用以視朝異姓以封革路輓之以革而漆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讀為剪淺黑色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劉彜曰王以比德也王祭祀乘玉路者欲王之奉祭祀雖在道途不敢跬步忘乎其德也

朱熹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

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物而貴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歟

臣按周人尚輿既於冬官設輿人等官掌作車之事而又設巾車之官屬於春官者盖春官掌邦禮禮必乘輅輅必有其飾巾者設飾之物也輅而謂之金玉象者用以飾其末爾非純用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不漆者始遭喪乘之素車堊以白土卒哭乘之藻車以堊

蒼土既練乘之駹車邊側有漆大祥乘之漆車黑漆車既禫乘之

臣按此王有喪所乘之車

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鄭氏曰輪象日月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

賈公彥曰天之列宿二十有八而蓋弓之數象之王

昭禹曰蓋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體之圓軫在下以

載乎上故象地體之方聖人乘焉以位乎其中則三才之道備矣

鄭樵曰聖人作車圜而為輪方而為輿曲而為輈皆有制度輪以運輿以載輈以服三者備然後行轂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轂以受軸大穿為籔小穿為軹軸近轂為股近牙為骹股入轂中為菑骹入牙中為蚤牙之材或謂之渠或謂之楺此輪之制也兩輢出式者較較下横木者式輢之植者軹式之植者

轛輿後横木曰軫式前横木曰軏此輿之制也三馬之輈適當伏兔圜在前持衡為頸圜在後承軫為踵圜此輈之制也輪之中有軸輿之下有轐輈之前有衡軸末有轊助輻曰輔輿間横木曰軫係木乘輿曰轒大車輈端曰輗小車輈端曰軏其制雖考工記無所見要之闕一不可

臣按先儒謂易言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備三才之道者莫如車故有六等

之數蓋之圜也以象天而天之道有陰陽軫之方也以象地而地之道有剛柔人位乎中而人之道有仁義車六等之數所以法易之三才六畫如此先儒謂一器而工聚之蓋以一車之作有輪人有輿人輈人也車之為制不止三者而必以此三物名官者蓋察車自輪始作車始於輿而造車以輈為難故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

為旂通帛為旜雜白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鄭氏曰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陳祥道曰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

朱申曰大常畫日月者取天道之運也旗畫龍者取君德之用也旜用通帛絳帛所謂大赤也物則内幅以絳外幅以白也旗畫熊虎取其猛毅也旟畫鳥隼取其摯速也

臣按司常九旗惟大常者天子之所建其餘則自諸侯以下皆得建之所謂大常者非但畫日月於其上則凡人臣之有功者皆銘書之焉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旗上有弓枉矢上畫枉矢以象弧星也

鄭氏曰交龍為旂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九星鳥隼為旟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七星熊虎為旗伐屬

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為旐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臣按䟽家謂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旌旗皆是天子自建非謂臣下以其九七六四不與臣下命數相當故也若臣下則皆依命數然天子以十二為節乃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

禮器曰大路繁(馬腹帶)纓(鞅也)一就(五色一帀曰就)次路繁纓七就

陳澔曰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別

雕飾謂之大路繁纓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罽繁與纓皆以此罽為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路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輅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

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陳祥道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

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邪

臣按所謂就者言路馬之飾也周禮巾車言樊纓禮記左傳皆作繁纓繁纓有一就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别左傳所謂斿纓昭其數者此也

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鄭氏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

路玉路也

孔頴達曰此明四代之車其制各別

臣按車之言路者先儒謂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故車亦謂之路車馬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昭明善德）塞違（閉塞違邪）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大路昭其儉也旍（旌旗之旍）纓（在馬膺前）昭其數也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昭其聲也三辰（日月星）旂旗昭其明也

杜預曰大路祀天車也

臣按路之大者以木為之則行禮以儉為德於是乎昭矣周人飾以金玉豈所以昭其儉朴之德而塞其邪侈之逕也哉然德固先乎儉也然亦不可過於固而陋焉於是乎有繁纓以為之文飾有鸞和以為之音節焉

論語子曰乘殷之輅

朱熹曰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

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
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
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臣按先儒謂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惟商之輅則
得乎質之中此聖人所以斟酌其制以荅顔子爲
邦之問也爲邦之道大經大法非止一端此特其
制度中之一物耳舉此一物爲準以例其餘使其
推類以盡之蓋爲治之道非發政施令之爲難政

以酌古準今之不易也

秦金根車用金為飾謂金根車而為帝軫又以輦為人君之乘

宋志曰周則玉路最尊秦漢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

臣按後世人君所乘車謂之輦始于此蓋古以人牽為輦秦始皇去其輪而舁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乘

漢王居黃屋（以黃繒為蓋）左纛（毛羽幢也）鸞旗在前屬車在後翠

鳳之駕旌旗車旄頭先驅驂乘

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疋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祀天於甘泉用之

三輔黄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侯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祠天於甘泉備之

葉夢得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

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别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為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

臣按鹵簿之名始見于此

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携龍角為帝車於是乃曲其輈乘車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有能上之者也自是以來

世加其旂至奚仲為夏車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臣按大壯之象乾剛而震動車之器似之此漢志所以有莫能上之說也其九四爻又有壯于大輿之輹之象先儒謂輹與輻同車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輻輻壯則車彊矣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蓋以車之為器一器而羣工聚焉所以任重致用非壯大而剛健不能進進而不已也

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

蔡邕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各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芝車親耕籍田乘之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黄屋左纛金鍐方釳繁纓重轂副牽

臣按此漢一代車輅之制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居而不譁人君舉動必以扇

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為慎重也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衙内五衛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羽仗五曰散手仗

臣按漢制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於庭謂之充庭車唐凡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類皆備不止以車充庭而已

凡天子之車曰玉輅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飾末金路者饗射祀還飲至所乘也赤質金飾末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黄質象飾末革路者臨兵廵守所乘也白質鞔以革木路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五路者重輿皆有副耕根車者耕籍所乘也青質三重蓋安車者臨幸所乘也金飾重輿四望車者拜陵臨弔所乘也又有屬車十乘一曰指南車二曰記里鼓車三曰白鷺車四曰鸞旗車五曰辟惡車六曰皮軒車七曰羊車與耕根車

四望車安車為十乘行幸陳于鹵簿則分前後大朝會則分左右後又加黃鉞車豹尾車通為屬車十二乘

臣按此唐一代車輅之制

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轝有三一曰五色轝二曰常平轝三曰腰轝大駕鹵簿先五路以行

臣按三代以前車輅皆以馬駕之周有輜車即輦

也古謂人牽為輦始皇以為人君之乘而以人舁之至唐其制始大備

天子將出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侍中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諸位以次陳殿庭既外辨太僕卿升執轡乘輿以出天子升路太僕卿綬綏黄門侍郎前奏請發鑾駕動警蹕鼓傳音玉金象木革五路皆有副車有指南記里鼓等十二乘輿有相風行漏腰輿輦有大輦方輦小輦以旗計者二十有七有青龍白虎辟邪應龍之類

以隊計者七有青游朱雀步甲持鈒之目以兵計者自金吾果毅佽飛至衙門左右廂凡大駕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為二十四隊列為二百十四行仗則有黄麾仗細仗儀刀仗殳仗衛則有親勳翊衛散手衛儀物有曲直華蓋六寳香燈大繖雉尾障扇花蓋朱畫團扇之屬戎器有鈒戟弓箭横刀䂍矟儀刀班劒黄鉞楯䂍弩黑鍪甲之屬服飾有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朱緑綟綬紛武弁朱衣革帶赤綦褀紫誕帶之屬鼓吹有掆鼓金鉦

大鼓長鳴鐃鼓太横吹笛簫觱篥大角之屬凡五部七十五曲

臣按此唐朝鹵簿之制之大略也

宋志宋初因唐五代之舊其殿廷之儀則有黄麾大仗黄麾半仗黄麾角仗黄麾細仗凡正旦冬至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受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

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黄
麾仗親征省方還用之
周必大曰宋承五季搶攘之後鹵簿踳駁為甚於是
知制誥范質張昭等正其繆盭參定典氏已而禮儀
使陶穀奉言金吾諸衛將軍暨押仗導駕等官服皆
以紫於禮未稱請按開元禮咸用繡袍至若執仗之
士舊服五色請以黑為先而青赤黄白以次分列用
協五行相生之序凡馬步儀仗總萬有一千二百二

十有二人悉以紵絁繡文代采畫之服播諸會要始
造於乾德四年而告備於開寶三年越明年謁款圜
丘實始用之想夫𦢊稍前驅五路增副里以鼓記車
以南指雞翹豹尾夭矯婀娜公卿執事前導後陪細
仗大角壯其容幰蓋繖扇備其飾此治世之鉅典華
夏之偉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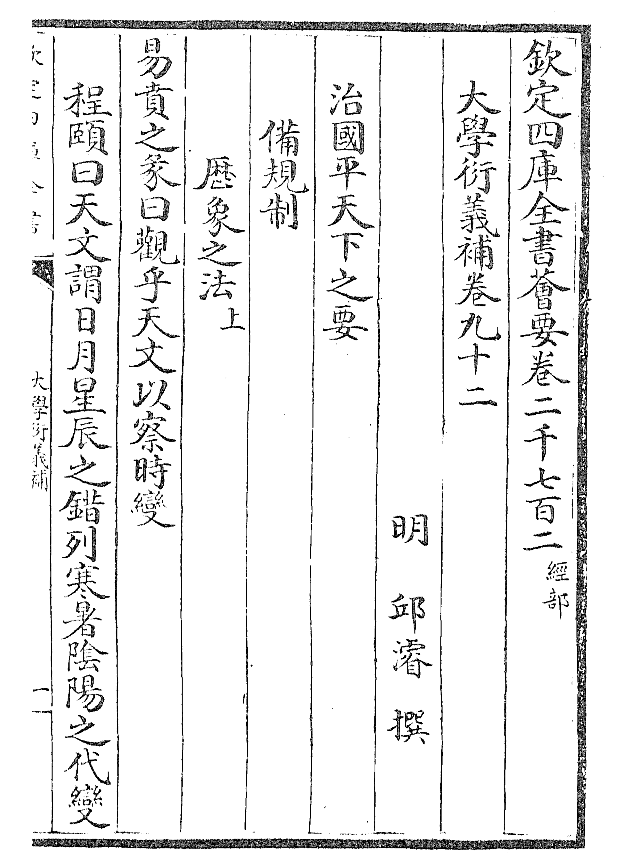
臣按此宋朝儀仗之制其用人之數大駕鹵簿總
用二萬六千一人法駕三分減一鑾駕又減半黃

麾仗又減於鑾駕

以上輿衛之儀臣按昔人謂綦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愼出入遠危疑也書載弁戈冕劉虎賁車輅周官旅賁王出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陛戟鹵簿金根大駕千乘萬騎之盛歷代因之雖或損益然不過

為尊大而已雖然臣竊以為此豈特為尊大而已哉亦所以為慎重也慎重則威嚴威嚴則肅恭天子之尊肅恭於上則環列乎左右者不敢有怠惰之容拜伏於遠近者不敢興干犯之念所以表一人之尊大而聳萬姓之瞻仰端有在於此矣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二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歷象之法上

易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程頤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

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臣按日月星辰象之懸於天者也寒暑陰陽氣之運於天者也日月星辰寒暑陰陽雖若有常也然亦有時而不常雖若齊一也然亦有時而不一故聖人既運其心目之力以察其隨時之變又創為歷象之器以定其變動之時

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程頤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

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歴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天地合其序矣

朱熹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又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隂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的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歴明時

歐陽修曰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歴明時

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歷言者蓋事在天下其最易差者莫如歷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歷

臣按治歷明時為治之要務自昔聖帝明王莫不以此為先焉蓋時行於天而有自然之運歷為於人而有已然之法然天之運惟其有常也故一日之間則有晝夜一月之間則有朔望一年之間則有分至然晝不常晝晝革而為夜夜不常夜夜革而為晝以至於朔望分至莫不皆然治歷者隨其

常而順其變即歷數以推之順時氣以察之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皆可以明之矣

大傳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胡一桂曰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

臣按天之道不言而信其於人也有一氣感通之理故其於人君也恒仁愛之而有告戒之道焉然其所以告之者豈諄諄命之哉垂象以示之而已象之循度則有吉之兆象之失度則有凶之形聖

人者心與天通目覩乎天所見之象心悟夫天所
示之意因天之象而象之非特以之修於身敏德
而遷善繇是而形之天下國家使之趨吉而避凶
去惡而從善無非因天之象以神道而設教者也
書乃命羲和欽若順也昊廣大之意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
朱熹曰羲氏和氏主歴象授時之官歴所以紀數之
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

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晩之所關也

臣按先儒謂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歴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蓋為治之道在歳周於上而天道以明統正於下而人紀以立苟天道不明則時序錯亂歳月無紀官府修為失其先後之序田里耕作悖其次第之宜所以帝世之命官必先於

羲和而羲和之職掌必先於厯象有厯以紀其數有象以觀其運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運於天者有常行驗於人者有常法則官政民庸無不循其序而得其理天下豈有不治者乎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朱熹曰朞猶周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臣按先儒謂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朞閏歲三字為此一節之大要朞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為三歲之足日也蓋無閏則時不定時不定則歲不成三年不閏則

差一月而以正月為二月九年不閏則差三月而以春時為夏時寒暑反易歲序不成矣此治歷之法所以以定閏為先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專省德政故歷政修明）

朱熹曰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機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横也謂横簫也以玉為管横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

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舜初攝位首察璣衡以齊七
政蓋歷象授時所當先也

臣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辰運行於
天所謂天文也然其行也有遲有速有順有逆豈
非其變乎然其變之不齊非有器以察之不可得
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齊也是以帝
世有璣衡之設焉以璿為璣而用以運轉是之謂
璣以玉為管而横置其中是之謂衡運其機軸而

使之轉動窺其簫管而用以測度則天文之齊不齊者可得而知矣是故日月皆循其軌五星不失其次則吾德政之修於此可見矣日月之或有薄蝕五星之或有變動則吾德政之闕於此可見矣因在器之天而觀在天之天因在天之天而循在人之天則天人合一七政不在天而在人矣

洪範四曰協用五紀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歴數

孔頴達曰五者為天之經紀也

蔡沈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纒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唐仲友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者也人不天不成歲月日時星辰天之所為而人所不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歷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

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協用五紀一寒一暑以為歲春夏秋冬之四時統乎歲者也一盈一虧以為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月者也一晝一夜以為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者也一經一緯以為星辰寒暑之所繇推遷日月之所繇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為歷則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

盡矣堯典之歷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
舜典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
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
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
為紀五紀之謂也乾坤之策所當卦氣之所直五紀
之數該於易矣賁觀天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歷明時
五紀之義易備之矣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惟大人能之則協用五紀豈可忽哉

吴澂曰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為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帀也以晨昏出没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

為星辰之紀歴謂日月五緯所歴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徐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是為歴數之紀

臣按先儒謂五紀即堯典羲和所掌者紀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五者之紀其中四者皆係於天最後一者乃成乎人葢所謂歴者歲月日星辰所歴者皆於此乎稽所謂數者歲月日星辰所行者皆於此乎筭使四時以定而歲無不成

晦朔以辯而月無或虧甲乙以審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無或紊是歷與數又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以人而合于天者也謂之曰協用五紀者則天運於上人為於下皆有以合而一之矣

詩小雅十月之交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朱熹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月日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
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
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
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
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
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

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臣按歷數之作所以紀日月星辰之行也然行有

常度其間有差忒無繇知之惟於日月之食驗焉星官紀日月之食分秒不差時刻不忒則知其歷數之紀無不當矣苟書之於歷者如此及仰於天而驗其象則有不如此者則可以知其失職矣今觀朱熹解詩謂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食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

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
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
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其為說深切著明後世人
主所當服膺儆省者也然臣於此竊有見焉自古
明睿之君正身修德雖無變異而所以兢惕者固
未嘗敢有所怠忽也惟中才之主適己自丈遇有
變異一切委之天數而於日月薄蝕尤慢忽焉諉
曰此天數一定之常數於我何預焉未食之前星

官固已預奏其期時刻秒忽必具既而頒之天下俾至其日行禮救護一有不應則御史劾之坐以曠職之罪何以見其當食不食哉當食不食安知非推筭者之差哉世主所以不信而生其慢忽之心者往往以此臣嘗竊觀日者之推祿命而有取焉推祿命者謂災眚之來人能修德即可變災為祥有國者遇日月之薄蝕亦猶有身者遇祿命之弗順也因天運必然之數盡人道當然之理一遇

日食之變則預思所以修德而正事任賢而去姦使臣子不至背君父妾婦不至乘其夫小人不至陵君子夷狄不至侵中國則吾之陽盛而天之陽亦從而盛矣尚何陰盛陽微之足慮乎是則先儒之論欲銷變於未然而臣為此說欲應變於將然銷未然之變非上知不能應將然之變雖中才可勉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數聖人於春秋必書者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者其此意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鄭氏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賈公彦曰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欲求土中以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土之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

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昔者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穎川陽城置一表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

臣按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以正日景専以求地中也而馮相氏致日以辨四時之叙始専以考天象焉大抵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歴者苟不

即其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法之始則何從而見其消息之機乎惟於其日晷進退之際而候之則其機將有不可遁者矣候之之法在植表測景以究其氣之始至而用以合其所布之筭兩無差異則歴之本立矣夫自周立表於陽城漢人造厯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詔太史測天下之晷凡十三處宋測景則於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舊説表八尺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

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痺景促古
今承用未之或革元郭守敬所謂表五倍其舊懸
施横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横梁之景折取中
數又隨所至之處而立表測景考北極出地高下
夏至晷景長短晝夜刻數多寡然後用之以推驗
其法可謂精密矣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
八星之位辯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

辯四時之序

鄭氏曰馮乘也相視也言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也

吳澂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左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

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為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卯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為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辯其叙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

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月之建卯日月會於降婁而為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於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於壽星而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於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蓋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

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秋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為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臣按吳氏謂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時序

正於上則人事定於下此為治必先治歷明時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記也日月星謂五星辰謂二十八宿之變為十二次也動以觀天下之遷謂變動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色也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事也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鄭氏曰保守也世世守天文之變

吳澂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為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日有薄蝕不蝕蝕在朔望蝕朔望暈日旁氣珥形黑點也之變月有虧盈朓晦而月見西朒朔而月見東方之變五星有贏早出為贏縮晚出為縮圜有圍繞者角生芒角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變動即所謂遷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以天象言則為變動以人事言則為遷二者相參辨之矣以上解天星以志日月星辰變動至辨其吉凶

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九州星土之書雖
亡所考者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裁祥所應亦皆可
證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禆竈曰今茲歲在顓頊
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
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為越
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産曰成王滅
唐而封弟叔焉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實沈為

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
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
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
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
大水此娵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
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為楚
之分星而荆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為之津釋者
謂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

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裁祥其應有可徵矣以上觧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至以觀妖祥歲星在木則水為相之類五星順度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蛇乗龍梓慎以為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禆竈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乗次之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謂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

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

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皆可參決妖祥之事以上

解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與眡祲

十煇同義左氏所謂凡至分啓閉必書雲物占法青

為蟲赤為兵荒白為喪黄為豐黑為水既言辨吉凶

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祲象則亦眡祲叙降之意蓋水

旱之降為荒年荒年之降為豐年其叙如此以上解以五雲

至豐荒之祲象　十二風者艮為條風從大吕大蔟之律震為

明庶風從夾鍾之律巽為清明風從姑洗仲吕之律離為景風從蕤賔之律坤為凉風從林鍾夷則之律兊為閶闔風從南吕之律乾為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為廣莫風從黄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又法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氣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乖則異別則離此天地之不和而為妖祥也故命

之使知所趨避以上解以十二風至乖別之妖祥上文五事即救政叙事之所從出也政者國之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叙事於下則人臣知戒警之意君臣交修厥德政事舉而天降祥矣以上解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叙事

臣按所謂五物者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辨九州也十有二歲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保章氏之職用此五物以測陰陽之和否察天地之逆

順上以詔之人君使其因災咎而救其政事之乖
別下以訪之臣下使其敘宜事而知其緩急之次
第吳氏論之詳矣凡世之星官所推步占驗者皆
具于是焉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
辰之行宿離不貸忒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鄭氏曰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方慤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

乎書故以命太史日循星以進退者也月應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宿言宿於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數不可忒忒則司天者之過矣

吳澂曰宿謂所居離謂所麗日月所居所麗在何辰何星之第幾度推筭不可差忒毋令失其所躔次之經紀初謂初始常謂不變當依初始以求筭歷之法而不改變也

臣按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即堯典所謂曆象日月星辰也曆象有一定之法當夫國家創業之初已爲之定制常法然每歲日月星辰之行則不能無變動焉然其變動也或宿或離其躔次亦不甚相遠而不能出始初常法之外是以先王之世每遇歲事更端之初即申命太史考其行之宿離或進或退皆不可失其常而必合於初焉後世惟聽司曆者之所自爲而孟春乃命之制不復講矣

此亦一闕典也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安國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歷筭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

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臣按先儒謂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也噫天上之日月有以食之則天下之君亦將有以災之者矣是故人君遇此變也則反諸已乃自咎曰吾德毋乃有失歟吾行毋乃有虧歟吾之左右毋乃有竊威柄者歟吾之臣

子毋乃有背君父者歟或者盜賊無乃將於此而竊發歟夷狄無乃將於此而侵陵歟有一于此皆思所以反其事而順於道尋其緒而折其萌究其歸而閉其途使之必不至於如此也夫然則其過也人皆仰之如日月之復明矣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安國曰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

言朔夜食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日之既

則其爲變大矣

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

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

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杜預曰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

閏故曰非禮也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

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各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

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四時得所則事無悖禮

孔穎達曰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臣按古今論置閏之法不出乎此履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餘於終三言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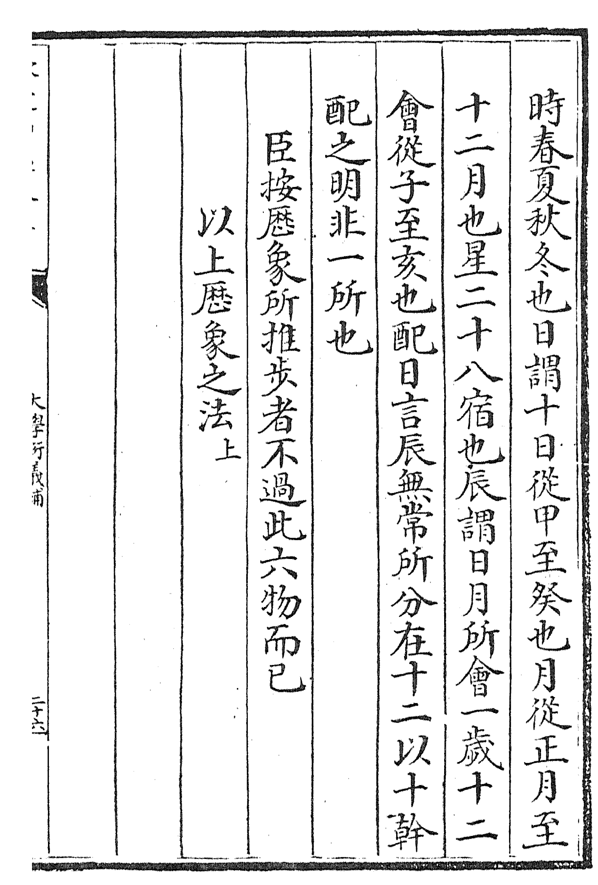
杜預曰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順時命事事不失時則年豐

臣按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斯言也治歷明時之要閏正則寒暑不失而民知耕藝之候而有有

秋之望矣食者民之天民得其食則生養遂而禍亂不作矣生民之道豈外是哉

昭公七年晉平公曰何謂六物伯瑕對曰歳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孔頴達曰爾雅釋天云載歳也夏曰歳周曰年李廵曰載一歳莫不覆載也孫琰曰四時一終曰歳取歳星行一次也年取年穀一熟是年歳即年也時謂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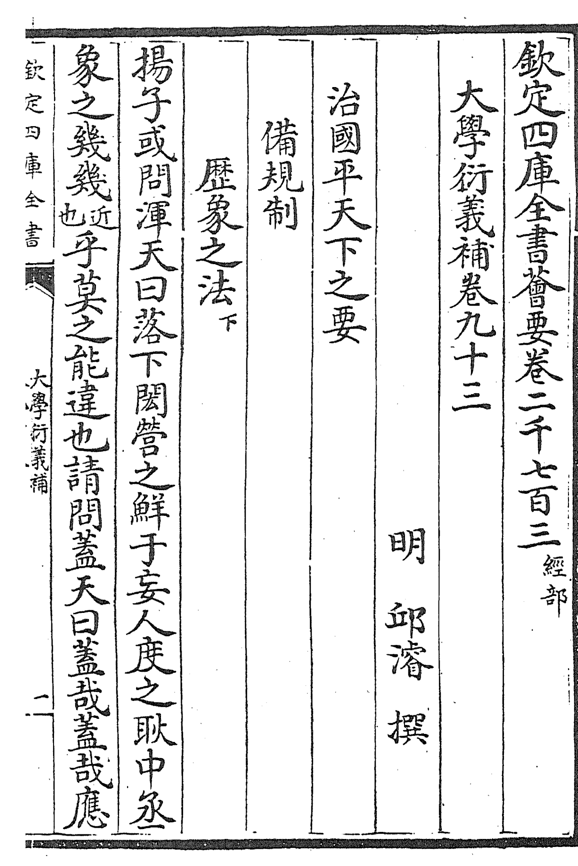


時春夏秋冬也日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配日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臣按歷象所推步者不過此六物而已

以上歷象之法上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三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歷象之法下

揚子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

象之幾幾乎幾近也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

難未幾也

李軌曰幾近也落下閎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為武帝筭度之耿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再言葢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

朱熹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

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黒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十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黒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上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横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

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虚中而内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内曰三辰儀側立黒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内挈黄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黒雙環之卯酉其黄道則為黄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内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

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内者曰四游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内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平聲中之内面又為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游此其法之

大畧也

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釘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有璿璣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釘為之

臣按自落下閎造渾天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以為儀至宋朝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璣衡之制始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靖康之亂儀象

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爲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其儀表至今遵用之夫自堯歷象之後而有舜之璣衡所謂璣衡蓋堯之象也舜

璣衡之後而有漢之渾天儀象所謂儀象蓋舜之璣衡也後世加以六合三辰四游愈精愈密然歷代相因千載相承未嘗有改也而改之始自於此其郡守敬者乃獨創為諸儀表其法甚精密也蓋天欲啟中國文明之治必豫生知巧之人於數十載之前而創為一代觀天之器以待聖人之生承天而繼治夫豈偶然之故哉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黄帝考定星歷建立

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穀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依也物禍災荐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堯復遂重黎

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
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居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
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繇是觀之王者所重
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
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
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
時君不告朔故疇世世相傳為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
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

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

音余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

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

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

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亦頗推五勝

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

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

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孝文時

魯人公孫臣言漢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
黄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歴以為非是罷之
今上（謂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
運筭轉歴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因
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
星度未能詹（校當作讋之讋）也蓋聞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
度驗定清濁起五部（五行也）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
樂弛朕甚閔焉朕惟未能循明也細續日分率應水德

之勝今日順夏至夏當作冬黄鍾爲宮林鍾爲徵太族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後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歲在甲攝提格在寅月名畢聚音陬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臣按太史公推原作歴之始謂神農以前尚矣黄帝始考定星歴蓋是時始有歴也且引尭禪舜之

言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蓋見人君繼天而為之子
則必推明上天所懸之象所行之度其責任在乎
君之身不可忽也人君知其任之在已既以中道
自待又必齊七政建五行立四時以示天下之臣
民使之知氣候之早晩時序之先後順時以興作
寢息焉下之人奉君之令而不敢違天之時故天
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而天祿自永矣自
堯舜以後以至於三代歷數相傳莫不明時正度

以象天意而不敢失其紀序是則有道之世也惟夫昏君庸主不畏天命而失其紀序史不紀時君不告朔臣不共其命諸侯不遵其軌是以其君不克終而禍亂作矣繇是觀之則知治歷明時其有關於治亂之大如此象上天之歷數而受其任於躬者其可忽諸其可忽諸

漢志云漢興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

奏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族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元始造設合樂用焉

臣按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歷律者作樂之法歷者測候之書其事若無關涉者自太史公言律必兼歷而後世宗之何以見其然哉朱子曰今治歷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蓋此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黄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繇是推之可見古人作樂必推歷以生律而其測候也亦必協律以定歷二者相資以為用可相有

而不可相無也

又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寛明經術上迺詔寛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寛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不改正朔易服色所以

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絶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遂下詔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人名）大典星（官名）射姓（人名）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代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

得閼逢攝提格之歳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歳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筭願募治歴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歴廼選治歴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歴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歴其法以律起歴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

所從出也故黄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筭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籍半日名曰陽歷不籍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廼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廼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逺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為太史丞

臣按先儒謂深於律歷之術而作為律歷之書志自漢而下太史公一人而已蓋司馬氏世為太史故其於歷法也非徒能言之蓋有所授受也說者謂司馬氏律歷書即太初歷法也司馬氏嘗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故太初歷法皆本於律先儒謂落下閎筭法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是知黄鍾之律容一龠長九寸

九九八十一則為八十一分漢歷統母日法則本
諸此也唐志亦曰漢造歷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
其數起於黄鍾之龠其法一本於律所謂本於律
者蓋謂以律之數起歷司馬氏分律歷為二書劉
歆合而為一而班固因之以為志豈無意哉今觀
班固述司馬氏之言以為志其間有曰史官喪紀
疇人子弟分散解者謂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則知
星歷之學必須世業明矣又曰是時御史大夫兒

寛明經術上乃詔寛與博士共議則知治歴明時必須儒者不宜專任技術明矣又曰姓等奏不能為筭願募治歴者更造密度則知明歴之官必須通筭術者又明矣此三事者可以為後世治歴者之節度

後漢志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歴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爵

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歛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

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稟正焉

臣按自古造歴者必先立元自黄帝調歴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

庚戌四分用庚辰史謂四分歴元上得庚申有近
於緯同於緯則或不得於天歴之廢興以疏密課
固不主於元也夫孟子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
苟求其故千歳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朱子謂必言
日至者造歴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
為歴元也歐陽氏亦謂歴家之説雖世多不同而
未始不本於此史謂歴之廢興以疏密課蓋以歴
之終言也若推原其始不本於元何所造端乎是

以黄帝以來立元雖若不同而皆準度於甲子也

然則歴烏可無元乎但其假託以同於讖緯則不

可耳先儒有言歴元止據目前考驗無證其術失

之淺上推開闢窅測鴻濛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太

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史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

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絶無師説周髀數術具在考驗天

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

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絶無師説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邉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

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

王蕃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猶卵之裏黄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

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
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
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
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
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

臣按璣衡之象或謂起於宓羲或為作於帝嚳或
者又云乃羲和舊器非舜創為也馬融謂上天之
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璣衡一事璣衡即令

之渾天儀也王蕃之論亦謂渾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爲四游以綴赤道者此謂璣也置望筩横簫於儀中以窺七耀之行而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竝列爲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黄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落下閎耿壽昌之法别爲渾象寘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璿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别爲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竝用宋沈括

所上渾天之儀載在宋史者其為論精密有志於衍古儀象者可考也

唐志曰歷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略見于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為歷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歷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毋其數起於黄鐘之龠蓋其法一本於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傅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歷述又本於易矣蓋歷起於數

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歷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踈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歷未嘗同也唐自太初至

麟德歷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亦依倣而已

朱熹曰古人歷法疎闊而差少今歷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蹦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歷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輳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會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歷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

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歷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

臣按熹又謂古之歷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繇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嗟乎古人一定之法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推移增減以合天運如一行者亦可以隨時救失而不至於界限密而踰越多矣

五代史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歷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歷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下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

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歷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歷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臣按歐陽修謂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有國者所重在乎歷是以堯舜之治莫不以是為先務命官治歷恒先事而為之備惟恐其或

至於差也

宋志宋興百餘年司天數改歴其說曰歴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妙思弗能考也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歴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况於無形之數哉

臣按自古帝王必先正歴象將以前民用授人時

也夫聖人之治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立法倚數固宜歷萬世而無忒往往傳之稍久其應輒差何哉蓋天地之數其妙有不可測者常在於秒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贏縮亦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焉積之歲月則歷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歷之無差然嘗因其差而正之

謹按先儒程氏有言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

事正則其他皆可推落下閎之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算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落下閎等但知歷法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國家承用勝國之歷乃許衡郭守敬等所訂定者也今歷年踰二百矣

不能以不差方今以經術取士豈無能通歷學如衡與守敬者乎請於歷官疇人之外別加詢訪委注必有能明歷理之揚子雲善立差法之邵堯夫者出焉以為聖朝了此一大事

元志曰明時治歷自黄帝堯舜與三代之盛王莫不重之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歷始立積年日法以為推步之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

故相為乖異哉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歷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至元十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歷乃與南北日官叅考纍代歷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叅别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歷本十七年歷成賜名曰授時歷尋詔李謙為歷議發明新歷順天求合之微考證前代人為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

臣按古今歷法至於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歷雖漢太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其所以度越前人者非虛言也蓋以今歷與古歷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也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歷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為傑出今以其歷與至元庚辰冬

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歷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歷推筭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歷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歷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歷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歷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歷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歷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歷校之授

時為密嗟乎數往所以知來攷古所以驗今今授
時歷上而求之千載之前既無不合則下而推之
千載之下其必不忒可知矣雖然天時不齊不齊
則不能以皆同不同而更元立法以同之隨時考
驗以合於天不能無望於今日之許平仲郭守敬
焉然則更元立法隨時考驗果何從而致力耶杜
預曰治歷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蔡邕
曰以籌筭為本以天文為驗筭之既積驗之皆合

則在人之天審而在天之天定矣

以上歷象之法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歷隨時修改以合天道

我朝承運以來歷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

時之數授時歷法以元至元辛巳為歷元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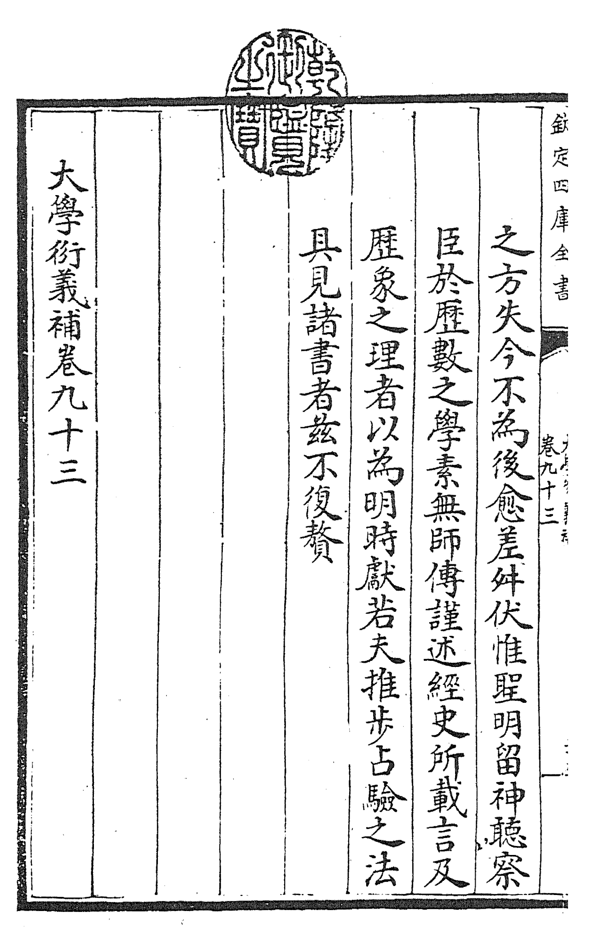
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歷法推之得三億七

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

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

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以洪武
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歷元推演得授時歷辛
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
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歷氣
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
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歷辛巳轉准分一十
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
六百九十分授時歷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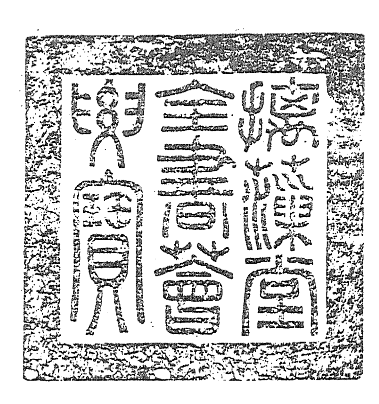
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歷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于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歷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



之方失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聖明留神聽察

臣於歷數之學素無師傳謹述經史所載言及歷象之理者以為明時獻若夫推步占驗之法具見諸書者茲不復贅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浦　焴